

魏

書

送

書

北齊
魏
收撰

魏書

第

三

冊

卷三〇至卷五〇（傳）

中
華
書
局

魏書卷三十

列傳第十八

王建 安同 樓伏連 丘堆 娥清 劉尼 奚眷

車伊洛 宿石 來大千 周幾 豆代田 周觀

閭大肥 尉撥 陸眞 呂洛拔

王建，廣寧人也。祖姑爲平文后，生昭成皇帝。伯祖豐，以帝舅貴重。豐子支，尙昭成女，甚見親待。建少尙公主。登國初，爲外朝大人，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，參與計謀。太祖幸濡源，遣建使慕容垂，辭色高亢，垂壯之。還爲左大夫。建兄回，諸子多不順法，建具以狀聞，回父子伏誅。其謹直如此。從征伐諸國，破二十餘部，以功賜奴婢數十口，雜畜數千。從征衛辰，破之，賜僮隸五千戶，爲中部大人。

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。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，於是簡擇俘衆，有才能者留之，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，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。乃召羣臣議之。建曰：「慕容寶覆敗於此，國內虛空，圖之爲易。今獲而歸之，無乃不可乎？且縱敵生患，不如殺之。」太祖謂諸將曰：「若從建言，吾恐後南人創父，絕其向化之心，非伐罪弔民之義。」諸將咸以建言爲然，建又固執，乃坑之。太祖旣而悔焉。

後從征慕容寶，拜冠軍將軍。并州旣平，車駕東出井陘，命建率五萬騎先驅啓路。車駕次常山，諸郡皆降，惟中山、鄴、信都三城不下。乃遣衛王儀南攻鄴，建攻信都，衆各五萬。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克，士卒多傷。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，慕容寶冀州刺史慕容鳳夜踰城走，信都降。車駕幸鉅鹿，破慕容寶於栢肆塢，遂進圍中山。寶棄城走和龍，城內無主，百姓惶惑，東門不閉。太祖將夜入乘城，據守其門。建貪而無謀，意在虜獲，恐士卒肆掠，盜亂府庫，請俟天明，太祖乃止。是夜，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麟爲主，遂閉門固守。太祖乃悉衆攻之，連日不拔。使人登巢車臨城，招其衆曰：「慕容寶捐城奔走，汝曹百姓將爲誰守？何不識天命，取死亡也？」皆曰：「羣小無知，但復恐如參合之衆，故求全月日之命耳。」太祖聞之，顧視建而唾其面。中山平，賜建爵濮陽公。烏丸庫儁官鳴聚黨爲寇，詔建討平之。遷太僕，徙爲眞定公，加散騎常侍、冀青二州刺史。卒，陪葬金陵。

初，建兄豆居以建功賜爵卽丘侯，無子，建以子斤襲兄爵。太宗初，給事中，任職用事。轉大長秋。世祖征赫連昌，遣斤部造攻具。進爵淮南公，加平北將軍。時并州胡會田卜謀反誅，餘衆不安，遣斤鎮慮厖以撫慰之。[四] 斤綏靜胡魏，甚收聲稱。劉義隆遣將到彥之寇河南，世祖西征赫連定，以斤爲衛兵將軍，鎮蒲坂。關隴平，斤徙鎮長安，假節、鎮西將軍。斤遂驕矜，不順法度，信用左右，調役百姓，民不堪之，南奔漢川者數千家。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、秦州刺史任延明。世祖召問二人，各以狀對。世祖知爲斤所誣，遣宜陽公伏樹覆按虛實，得數十事。遂斬斤以徇。

建孫度，太宗時爲虎牢鎮監軍。世祖卽位，徵拜殿中給事，遷尙書。從征赫連昌，討蠕蠕，並有功，賜爵濟陽公，加散騎常侍，平南將軍。詔度率五千騎與叔孫建合擊劉義隆 兗州刺史竺靈秀於湖陸，大破之。後出鎮長安，假節，都督秦、涇、梁、益、雍五州諸軍事，開府。卒，諡曰莊。

子安都，襲，降爵爲侯。世祖拜爲太子庶子，出爲鄯善鎮將。高宗時，爲內都大官。卒，子買得襲。

建曾孫樹，以善射有寵於顯祖，爲內侍長。稍遷尙書，賜爵歷陽侯，加龍驤將軍、員外常侍。出爲平西將軍、涇州刺史。卒。

安同，遼東胡人也。其先祖曰世高，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。歷魏至晉，避亂遼東，遂家焉。父屈，仕慕容暉，爲殿中郎將。苻堅滅暉，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沒入苻氏宮，出賜劉庫仁爲妻。庫仁貴寵之。同因隨眷商販，見太祖有濟世之才，遂留奉侍。性端嚴明惠，好長者之言。

登國初，太祖徵兵於慕容垂，事在窟咄傳。同頻使稱旨，遂見寵異，以爲外朝大人，與和跋等出入禁中，迭典庶事。太祖班賜功臣，同以使功居多，賜以妻妾及隸戶三十，馬二匹，羊五十口，加廣武將軍。

從征姚平於柴壁，姚興悉衆救平，太祖乃增築重圍以拒興。同進計曰：「臣受遣詣絳督租，見汾東有蒙坑，東西三百餘里，徑路不通。姚興來，必從汾西，乘高臨下，直至柴壁。如此，則寇內外勢接，重圍難固，不可制也。宜截汾曲爲南北浮橋，乘西岸築圍。西圍旣固，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。」從之。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。以謀功，賜爵北新侯，加安遠將軍。詔同送姚興將越騎校尉唐小方等於長安。

清河王紹之亂，太宗在外，使夜告同，令收合百工伎巧，衆皆響應奉迎。太宗卽位，命

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民訟。又詔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、丁零，宣詔撫慰，問其疾苦，糾舉守宰不法。同至并州，表曰：「竊見并州所部守宰，多不奉法。又刺史擅用御府鍼工古彤爲晉陽令，交通賄賂，共爲姦利。請案律治罪。」太宗從之，於是郡國肅然。同東出井陘，至鉅鹿，發衆四戶一人，欲治大嶺山，通天門關，又築塢於宋子，以鎮靜郡縣。護疾同得衆心，因此使人告同築城聚衆，欲圖大事。太宗以同擅徵發於外，檻車徵還，召羣官議其罪。皆曰：「同擅興事役，勞擾百姓，宜應窮治，以肅來犯。」太宗以同雖專命，而本在爲公，意無不善，釋之。

世祖監國，臨朝聽政，以同爲左輔。太宗征河南，拜同右光祿大夫。世祖出鎮北境，同與安定王彌留鎮京師。世祖卽位，進爵高陽公，拜光祿勳。尋除征東大將軍、冀青二州刺史。同長子屈，太宗時典太倉事，盜官粳米數石，欲以養親。同大怒，奏求戮屈，自劾不能訓子，請罪。太宗嘉而恕之，遂詔長給同粳米。其公清奉法，皆此類也。

同在官明察，長於校練，家法修整，爲世所稱。及在冀州，年老，頗殖財貨，大興寺塔，爲百姓所苦。神麤二年卒。追贈高陽王，諡曰恭惠。

屈子陽烈，散騎侍郎，賜爵北新子。

屈弟原，雅性矜嚴，沉勇多智略。太宗時爲獵郎，出監雲中軍事。時赫連屈丐犯河西，原以數十騎擊之，殺十餘人。太宗以原輕敵，違節度，加其罪責。然知原驍勇，遂任以爲將，鎮守雲中。寬和愛下，甚得衆心。蠕蠕屢犯塞，原輒摧破之。以功賜爵武原侯，加魯兵將軍。

世祖卽位，徵拜駕部尙書。車駕征蠕蠕大檀，分軍五道並進，大檀驚駭北遁。遷尙書左僕射，河間公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將軍。從征赫連昌，入其城而還。車駕北伐，蠕蠕遁走。世祖聞東部高車在已尼陂，人畜甚衆，將遣襲之。諸將皆以爲難，世祖不從。遣原與侍中古弼率萬騎討之，大獲而還。車駕征昌黎，原與建寧王崇屯于漠南以備蠕蠕。

原在朝無所比周，然恃寵驕恣，多所排抑。爲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，魯元不許。原告其罪狀，事相連逮，歷時不決。原懼不勝，遂謀爲逆，事洩伏誅。臨刑上疏曰：「臣聞聖不獨明而治，鼎不單足而立，是以熒火之光，猶增日月之曜。先臣同，往因聖運，歸身太祖，竭誠勦力，立効於險難之中。臣以頑闇，忝備股肱。陛下恩育，委以朝政，思展微誠，仰報恩澤。而魯元姦佞，構成貝錦，天威遂加，合門俱戮。此乃命也，非臣之枉。但魯元外類忠貞，內懷姦詐，而陛下任以腹心，恐覺發肘腋。臣與魯元生爲怨人，死爲讎鬼，非以私故，謗毀魯元。不復眷眷，披露誠款。」

原弟頡，頡弟聰，爲內侍。聰弟薩，爲龍驤將軍、給事黃門侍郎，賜爵廣宗侯。原兄弟外節儉，而內實積聚，及誅後，籍其財至數萬。

頡，辯慧多策略，最有父風。太宗初，爲內侍長，令察舉百僚。糾刺姦慝，無所回避。嘗告其父陰事，太宗以爲忠，特親寵之。

宜城王奚斤，自長安追擊赫連昌，至于安定，頡爲監軍侍御史。斤以馬多疫死，士衆乏糧，乃深壘自固。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民間，爲昌所敗。昌遂驕矜，日來侵掠，芻牧者不得出，士卒患之。頡進計曰：「本奉詔誅賊，今乃退守窮城，若不爲賊殺，芻牧者不得生路。而王公諸將，晏然無謀，將何以報恩塞責？」斤曰：「今若出戰，則馬力不足，以步擊騎，終無捷理。當須京師救騎至，然後步陳擊於內，騎兵襲其外。所謂萬全之計也。」頡曰：「今猛寇遊逸於外，而吾等兵疲力屈，士有飢色，不一決戰，則死在旦夕，何救兵之可待也！等死，當戰死，寧可坐受困乎？」斤猶以馬爲辭。頡曰：「今兵雖無馬，但將帥所乘，足得二百騎。頡請募壯勇出擊之，就不能破，可以折其銳。且昌狃而無謀，每好挑戰，衆皆識之。若伏兵奄擊，昌可擒也。」斤猶難之。頡乃陰與尉眷等謀，選騎待焉。昌來攻壘，頡出應之。昌於陳前自接戰，軍士識昌，爭往赴之。會天大風揚塵，晝昏，衆亂，昌退。頡等追擊，昌馬

蹶而墜。頡擒昌，送於京師。世祖大悅，拜頡建節將軍，賜爵西平公，代堆統攝諸軍。斤耻功不在己，輕追昌弟定於平涼，敗績。定將復入長安，詔頡鎮蒲坂以拒之。

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，以援赫連定。世祖以兵少，乃攝河南三鎮北渡。彥之遂列守南岸，至于衡關。世祖西征赫連定，以頡爲冠軍將軍，督諸軍擊彥之。彥之遣將姚縱夫渡河攻冶坂，頡督諸軍擊之，斬首三千餘級，投水者甚衆。遂濟河，攻洛陽，拔之，擒義隆將二十餘人，斬首五千級。進攻虎牢，虎牢潰，義隆司州刺史尹冲墜城死。又與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，擒義隆將朱脩之、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，俘獲萬餘人。乃振旅還京師。

神䴥四年卒。贈征南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進爵爲王，諡曰襄。頡爲將，善綏士衆，及卒，義隆士卒降者，無不歎惜。

同弟睹，太宗時爲樂陵太守。卒。

長子國，位至冠軍將軍，賜爵北平侯，杏城鎮將。

國弟難，有巧思。陽平王杜超督諸將擊劉義隆，難參征南軍事，以功表爲清河太守。世祖時，諸將頻征和龍，皆以難爲長史。鑿山堙谷，省力兼功。遷給事中。從駕南征，造浮橋於河，以功賜爵清河子。卒。

子平城，襲爵。官至虞曹令。爲乙渾所殺。

樓伏連，代人也。世爲酋帥。伏連忠厚有器量，年十三，襲父位，領部落。太祖初，從破賀蘭部。又從平中山，爲太守，斬逆賊張翹。從征姚平於柴壁，以功賜爵安邑侯。太祖時，爲晉兵將軍、并州刺史。伏連招誘西河胡曹成等七十餘人，襲殺赫連屈子吐京護軍及其守士三百餘人，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餘家。太宗嘉之，拜成等將軍，賜爵列侯。徵伏連爲內都大官。世祖卽位，進爲廣陵公，轉衛尉，徙光祿勳。世祖征蠕蠕，伏連留鎮京師，進爵爲王，加平南大將軍。又除假節、督河西諸軍、鎮西大將軍，出鎮統萬。真君十年薨，諡曰恭王。

子真，襲，降爵爲公。從世祖征伐有功，官至散騎常侍、尚書、安北將軍。徙爲湘東公。從征涼州，還，卒於路。諡曰莊公。

子干，襲，降爵爲侯。

真次弟大拔，歷位尚書、散騎常侍、征西將軍，賜爵永平侯。高祖初，爲中都大官。卒，贈平東將軍、定州刺史，諡曰康。

子稟，字法生，襲。拜太子宮門大夫，稍遷趙郡太守。更滿還京，除冠軍將軍、城門校尉。出爲征虜將軍、平城鎮將。遷朔州刺史，仍本將軍。入爲衛尉少卿。卒，年五十八。贈撫軍將軍、恒州刺史。

子貴宗，武定中，伏波將軍、開府水曹參軍。

伏連兄孫安文。從征平涼有功，賜爵霸城男，加虎威將軍。後遷三郎幢將。卒。高祖初，以其子毅貴，追贈安東將軍、冀州刺史、陽平公，諡曰定。

毅，歷位內外，稍遷殿中尙書、散騎常侍，賜爵常山公，加安南將軍。遷尙書右僕射。以擒反人梁衆保，加侍中，本官如故。後例降爲侯。出除使持節、鎮東將軍、定州刺史。

時太極殿成，將行考室之禮，引集羣臣，而雪不克饗。高祖曰：「朕經始正殿，功構初成，將集百僚，考行大禮。然同雲仍結，霏雪驟零，將由寡昧，未能仰答天心。此之不德，咎竟焉在？卿等宜各陳所懷，以匡不逮。」毅稽首對曰：「雪霜風雨，天地之常；夏霖冬霰，四時恒節。今隆冬雪降，固是其時。又禮云『雨沾服失容，則廢』，禮自古而然，不足爲異。」高祖曰：「昔劉秀將濟，呼沱爲之冰合。但朕德謝古人，不能仰感天意故也。」

後轉都督涼河二州、鄯善鎮諸軍事，涼州刺史。車駕南伐，毅表諫曰：「伏承六軍雲動，

問罪荆揚，弔民淮表，一同甌越。但臣愚見，私竊未安。何者？京邑新遷，百姓易業，公私草創，生途索然。兼往歲弗稔，民多飢饉，二三之際，嗟惋易興。天道悠長，宜遵養時晦，願抑赫斯，以待後日。」詔曰：「時不自來，因人則合。今年人事，殊非昔歲。守株之唱，便可停也。陽九利涉，豈卿所知也。」

太和二十一年卒。賜錢二十萬，布二百匹。

丘堆，代人也。美容儀，以忠謹親侍。太宗卽位，拾遺左右，稍遷散騎常侍。與叔孫建等討滅山胡。劉裕沂河西伐，詔堆與建自河內次枋頭以備寇盜。姚泓既滅，堆留鎮并州。赫連屈才遣三千騎寇河西，堆自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生擊走之。以功賜爵爲侯。世祖監國臨朝，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。世祖卽位，進爵臨淮公，加鎮西將軍。徙爲太僕。

世祖征赫連昌，堆與常山王素督步兵三萬人爲後繼。昌戰敗南奔，世祖遣堆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略地關右。昌貳城守將堅守不下，堆與清攻拔之。詔堆班師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進平昌，許之。堆、斤合軍與昌相拒擊。土馬乏糧，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，士卒暴掠，爲昌所襲，敗績。堆將數百騎還城。斤追擊赫連定，留堆守輜重。斤爲定所擒，堆

聞而棄甲走長安，復將高涼王禮棄守東走蒲坂。世祖大怒，遣西平公安頡斬堆。延和初，詔曰：「堆，國之肺腑，勳著先朝，西征喪師，遂從軍法。國除祀絕，朕甚愍之。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，加安遠將軍。」後征蓋吳，戰沒。

子麟，襲爵。歷位駕部令。出爲瑕丘鎮將、假平南將軍、東海公。遷東兗州刺史，卒官。

娥清，代人也。少有將略，累著戰功。稍遷振威將軍。劉裕遣將朱超石寇平原，至畔城遁還。清與長孫道生追之，至河，獲其將楊豐。還，拜給事黃門侍郎。先是，徙河民散居三州，頗爲民害。詔清徙之平城。清善綏撫，徙者如歸。太宗南巡幸鄴，以清爲中領軍將軍，與宋兵將軍周幾等渡河略地。至湖陸，高平民屯聚林藪，拒射官軍，清等因誅數千家，虜獲萬餘口。賜爵須昌侯。清與幾等遂鎮枋頭。世祖初，清自枋頭還京師，假征南將軍，進爲東平公。蠕蠕大檀徙居漠南，清與平陽王長孫翰從東道出長川討之，大獲而還。轉宗正卿。尋從征蠕蠕。又從平統萬，遂與奚斤追赫連昌至安定，與昌相持。及安頡擒昌，昌弟定西走，斤追之。清欲尋水而往，斤不從，遂與斤俱爲定所擒。世祖克平涼，乃得還。後詔清鎮并州，討山胡白龍於西河，斬白龍父及其將帥，遂屠其城。遷平東將軍，與古弼等東

討馮文通。以不急戰，文通奔高麗，檻車徵，黜爲門卒。遂卒於家。

子延，官至員外散騎常侍，賜爵南平公。

劉尼，代人也。本姓獨孤氏。曾祖敦，有功於太祖，爲方面大人。父婁，冠軍將軍，卒贈并州刺史。尼少壯健，有膂力，勇果善射，世祖見而善之，拜羽林中郎，賜爵昌國子，加振威將軍。

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，祕之，惟尼知狀。尼勸愛立高宗。愛自以負罪於景穆，聞而驚曰：「君大癡人，皇孫若立，豈忘正平時事乎？」尼曰：「若爾，今欲立誰？」愛曰：「待還宮，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。」尼懼其有變，密以狀告殿中尙書源賀，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。仍共南部尙書陸麗謀曰：「宗愛既立南安，還復殺之。今不能奉戴皇孫，以順民望，社稷危矣。將欲如何？」麗曰：「唯有密奉皇孫耳。」於是賀與尙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，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。麗抱高宗於馬上，入京城。尼馳還東廟，大呼曰：「宗愛殺南安王，大逆不道。皇孫已登大位，有詔，宿衛之士皆可還宮。」衆咸唱萬歲。賀及渴侯登執宗愛、賈周等，勒兵而入，奉高宗於宮門外，入登永安殿。以尼爲內行長，進爵建昌侯。遷散騎常侍、安南將軍。

又進爵東安公。尋遷尙書右僕射，加侍中，進封爲王。

出爲征南將軍、定州刺史。在州清慎，然率多酒醉，治日甚少。徵爲殿中尙書，加侍中、特進。高宗末，遷司徒。顯祖卽位，以尼有大功於先朝，彌加尊重，賜別戶三十。皇興四年，車駕北征，帝親誓衆，而尼昏醉，兵陳不整。顯祖以其功重，特恕之，免官而已。延興四年薨。

子社生，襲爵。世宗時，寧朔將軍、步兵校尉。熙平初卒。贈龍驤將軍、朔州刺史，諡曰克。

奚眷，代人也。少有將略。太祖時有戰功。太宗時爲尙書、假安南將軍、虎牢鎮將，爲寇所憚。世祖初，爲中軍、都曹尙書，復鎮虎牢，賜爵南陽公，加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豫洛二州河內諸軍事、鎮南將軍、開府。尋徙鎮長安。世祖幸美稷，眷受詔督諸軍，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，破之，屠其城，斬首數千級，虜其妻子而還。世祖平姑臧，遣眷討沮渠牧犍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。宜得奔酒泉，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奔高昌。獲其二城。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，眷討平之，虜男女四千餘人。世祖征蠕蠕，以眷爲尙書，督偏將出別道，詔會鹿渾海。